

胶州文史资料

第八辑



胶州文史资料

第八辑

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省胶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5年5月

胶州文史资料

第八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胶州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委员会 编

潍坊华光集团公司激光排版实验印刷厂排版

胶州市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大 32 开 4.625 印张 110 千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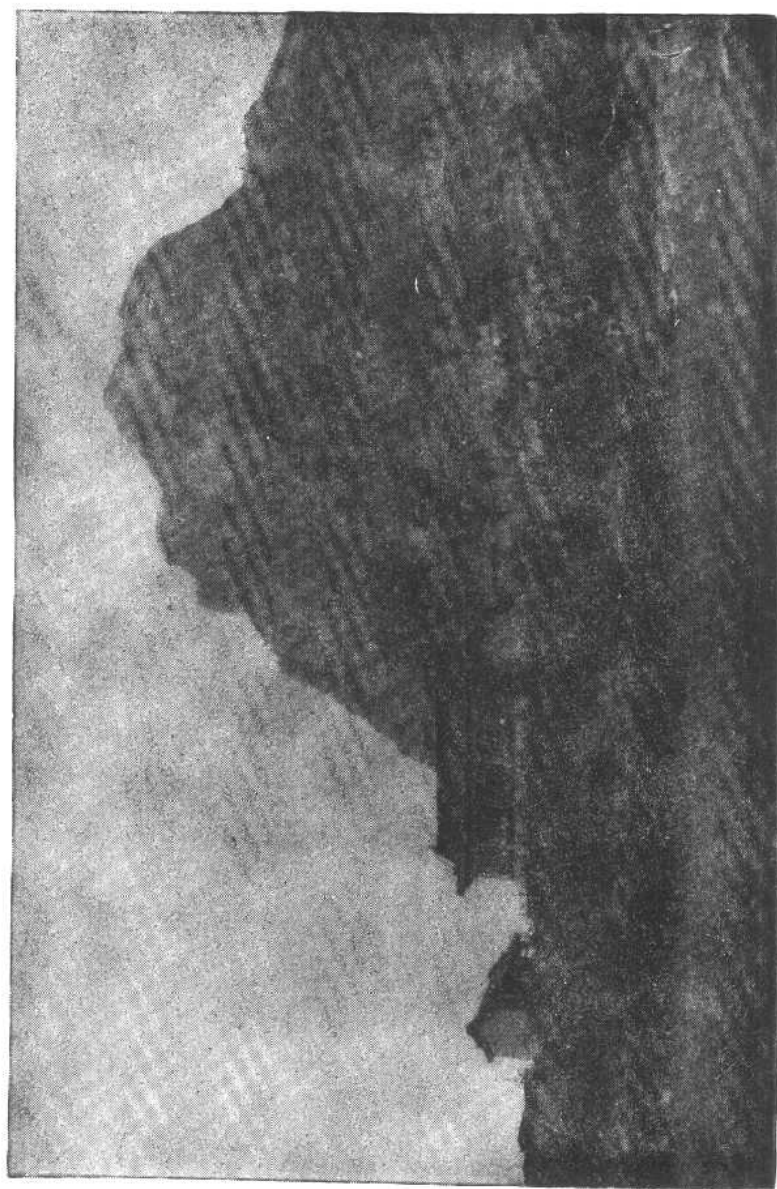
印数 1——3000 册

青岛市新闻出版局(95) 30 号

审 定: 张德秀 唐功谦

编 辑: 冷增璧 汤筱林 石业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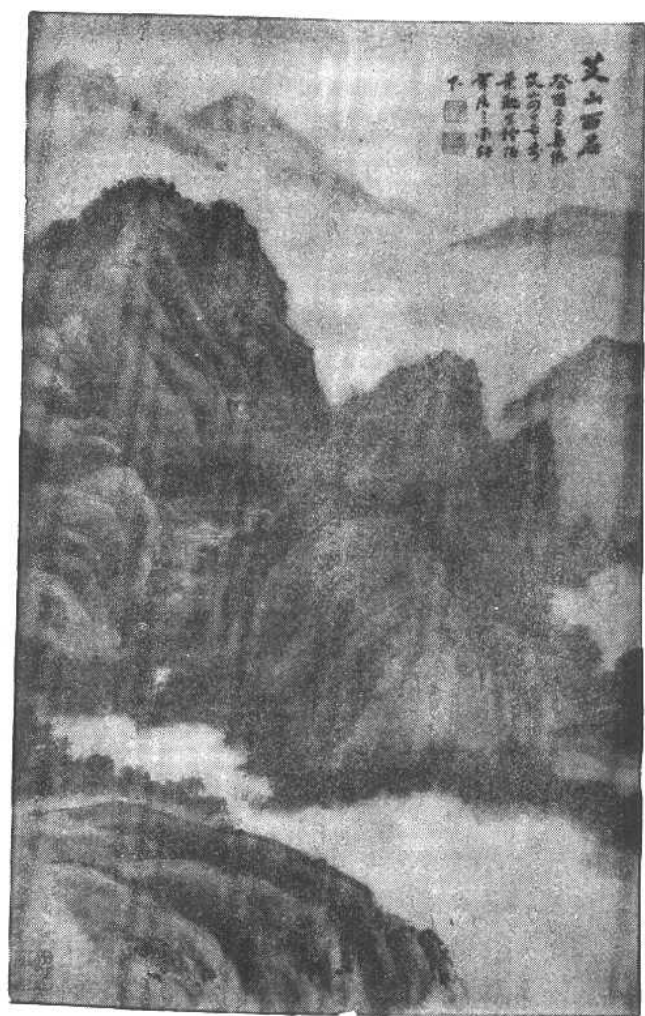
编 务: 徐法平 王 斌



东石新貌
(高愈诚 提供)

艾山西石

(臧 苏 绘画 孙帅德 摄影)



目 录

抗美援朝亲历记	田 忠(1)
回忆地下党在我家的岁月	张子明(15)
坚持敌后斗争	倪清堂口述 刘敬贤 贾培孔整理(20)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家	王明德(25)
胶县人民当年抗美援朝运动	纪维善(29)
我在铁路武工队的一段回忆	王宝珠口述 王宝琪整理(33)
我当情报联络员	王振功口述 杨进科 匡仕健整理(37)
记日寇挖封锁沟的罪行	韩嘉琪(40)
胶河岸畔第一支民兵大队	
.....	鹿英民 王金科口述 杨胜友整理(44)
巩家庄二·一二惨案	张和倩 张坤选 张炳太(47)
铁打的前朱陈沟	赵庆云(52)
桥头上的风波	王呈五(57)
胶州市第一个农村信用合作社	吴 斌(60)
北海银行与胶州金融	廉福银(64)
杜村信用合作社	高森绪(69)
“洪茂”的兴衰	徐本丰口述 陈竞雄整理(73)
“鸿大”商行	孙要三(77)
胶州州署及其建造略陈	孙忠先(80)
怀念王海亭同志	梁德义(86)
女科学家王涛教授	臧 苏(89)

回忆父亲高振瑞	高忠貽口述 宫天豫整理(95)
我所了解的李仙洲	李玉亭(98)
火车司机赵连甲	高祀祖(102)
回忆堂兄王小鲁	王学范口述 丁福新整理(106)
庸 生	郑文光(109)
汉庸潭与砚水湖(濯砚泉)	
... 苟连水口述 张福真 李琮全 乔昌笙 周 青整理(111)	
剪刀对刺刀	徐寰氏口述 寰乐亭整理(116)
周敦凤临危有勇谋 土炸弹打跑还乡团	蒋学贵(119)
胶州的“痘儿哥哥”	
——匡氏父子二三事	李宗浩(122)
胶州城隍庙与城隍	仲兆峰(125)
简析《南阜山人印萃》	高重光(129)
高凤翰轶事	郭从仁(131)
武状元王元浩传奇	高志贤(138)

抗美援朝亲历记

田 忠

美帝国主义发动的侵朝战争已过去 40 多年了,我曾亲身经历了“抗美援朝”运动,历时三年半以上。为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让青少年了解过去,珍惜现在,激励人们热爱祖国,建设祖国,现以我的《战地日记》为素材,叙述当时我军,尤其是我师、我团的局部行军、作战行动,谬误之处望知者指正。

旗开得胜

1950 年 6 月 25 日,朝鲜战争爆发了,朝鲜劳动党和政府向我党、政府提出“出兵援助”的请求。刚刚成立不到一年的新中国能不能迎战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我军装备落后,海、空军处于初创,如果出兵能否打赢?会不会“引火烧身”、“惹祸上门”?这不是一个小问题。

10 月上旬,我党中央、政务院、中央军委经与各民主党派协商后,得出“抗美援朝就是保家卫国”的结论。随即发表《各民主党派宣言》,郑重宣布:“朝鲜的存亡与中国的安危,是密切关联的。唇亡则齿寒,户破则堂危。”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重大战略决策。

10月8日，中央军委主席毛泽东发布命令：将东北边防军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任命彭德怀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待命赴朝作战。19日黄昏，在没有空军掩护的情况下，雄纠纠，气昂昂，跨过鸭绿江。中国的这一重大举动，当时骄横一世的美帝国主义是根本没有预料到的。

入朝后，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与朝鲜人民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并肩英勇作战，歼灭和重创了大批敌军，迫使敌人由总攻击变成总退却，一直从鸭绿江边败退到“三八”线以南。到1951年6月10日，仅7个月的时间，先后进行了五次战役，获得了五战五捷的辉煌胜利，共歼敌23万多人，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附近。

痛击美军

我当时所在的陆军师，于1951年春接到赴朝作战命令，在辽宁省锦西县召开了连以上干部“抗美援朝”动员大会，马辉师长宣布：党中央、中央军委、毛主席已批准我师入朝作战，全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马师长传达了毛主席接见20兵团（也称首都兵团）司令员杨成武等首长时的谈话精神，部署了出国前的准备工作。我当时在601团政治处任保卫干事，驻在葫芦岛内。

我师于6月5日下午，从锦西乘上专列，7日晨到达安市（现为丹东市），在镇江公园隐蔽、休息、补充给养。晚7时乘火车从城东用枕木搭成的临时江桥上跨过了鸭绿江，进入朝鲜境内。我们经过夜间乘车南行，白天上山隐蔽，路经定州、新安州、肃川等城市，于10日晨抵达西海岸三巷里机场，执行抢修机场的任务。

我们在前往机场的夜行军中，断断续续的听到飞机的马达声，不时的看到我高射炮、高射机枪向敌机射击发出的红、绿色曳光弹。这使我们感受到战争的气氛。

我团在机场以南的三巷里住了 63 天,见闻不少,略举三例。

首次遭空袭。部队到达机场几天后,在三巷里东山树林中召开全团连以上干部会,总结行军工作,布署下一步任务,突然遭到敌机袭击。因为敌机先向东面投弹、扫射,与我开会地点隔一道山梁,当敌机在我上空盘旋时,我们已疏散隐蔽了。虽然 4 架 F86 战斗机轮番俯冲扫射、投弹,但没有造成伤亡,却让我们尝到了空袭的滋味。

首见机群轰炸机场。6 月 18 日拂晓,美军 B29 型重型轰炸机 10 架,F86 战斗机 14 架,突然从西边海面上低空偷袭机场,轮番水平或俯冲向机场投弹、扫射,约半小时。因遭我军高射炮、高射机枪和步兵机枪的猛烈射击,又从海上逃窜。机场跑道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战士们马上把弹坑填平,并用专用的钢板把跑道铺好。

首次看到空战。6 月 25 日晨,我们第一次看到我军空军飞机在空中与敌机作战。我以 6 架米格 17 型战斗机,迎战美军 8 架 F86 型战斗机。敌机被我年轻的空军击落 4 架,其余 4 架仓皇逃走。

8 月 14 日接上级命令,我师开赴前线。这次行军很不一般,遇到的困难、问题很多,可称为“史无前例”。

一是负重多。干部、战士都无例外,除个人枪支弹药、行李、挎包以外,还有主副食炒米、炒面、食品、罐头之类,最轻的也有五六十斤,多者在 80 斤以上。三连战士姚连兴体重才 80 多斤,却负重 60 斤;四连炊事班长刘庆云挑了 95 斤。

二是行军之时正逢雨季,天气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十人有九人摔跤,有人一路竟摔了 20 多跤。尤其是下山的路摔得更多,跌得“吭吭”作响。许多人摔倒之后都骂当时的美国总统杜鲁门。

三是水土不服,缺乏营养,闹“夜盲眼”和拉痢的多。开始行军时,我本来随副团长先遣设营,我负责社情调查、安全保卫工作。可

是在行军第三天，一泡稀就把我这 22 岁的棒小伙子拉垮了，住了半个月的卫生队才算好了。

经过 20 多天的艰苦行军，9 月 6 日到达金城前线的马加芝，准备参加粉碎敌人发动的“秋季攻势”的战斗。

我们接替了友军防务后，正面的敌人是美军主力第七师，我团干部战士正想和这个“头号敌人”一试高低。9 月 21 日，敌人的所谓“秋季攻势”开始了。第一仗就被我师击毁坦克 16 辆。经此一战，大家心中有数了，美帝国主义也没什么了不起。

10 月 13 日至 23 日，我团全部投入战斗，喜报频传。一连穆春友、刘贵爆破小组一次炸毁敌坦克 2 辆；一营无后座力炮连击毁坦克 2 辆；高机连击毁敌机 5 架，击伤 1 架，击毁坦克 5 辆，该连新兵徐石狗用 18 发子弹击落敌机 2 架；六连神炮手李长山一个人抱着六〇炮管射击，打死打伤敌人 200 余名。10 天中全团共歼敌 2070 名。在战斗中还出现了许多战斗英雄。我师 602 团孤胆英雄唐凤喜就是其中一个。战斗中，敌人用飞机、大炮掩护，轮番向唐凤喜他们所坚守的阵地进攻，我方伤亡很大，最后只剩下唐凤喜一人坚守阵地。他用烈士和伤员留下的武器、弹药，不断变换位置打击敌人，在敌人的包围中坚持了半天半夜。到夜 12 点，由副连长带人上去支援，打退了敌人。

在美、李伪军发动的“秋季攻势”中，我志愿军以 3 个师、4 个炮兵团的兵力，对付了美军第 7、24 师，李伪军第 2、6 师，共 4 个师，16 个榴弹炮团，还有飞机和坦克。敌我双方在金城一个狭小地区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我军共打死、打伤敌人 2.5 万多人，敌人每占领一平方公里土地，就要付出 170 多条生命的代价。一个美军俘虏说：“用这种打法，李奇微（当时美军侵略司令）至少要用 20 年时间，才能打到鸭绿江。”

粉碎敌“秋季攻势”后，我军转入阵地阻击防御作战，也就是打

打停停，停停打打，冷枪冷炮，开展狙击手活动。在阵地上，发现一个敌人就消灭一个，看谁打得准，打得多，敌人多了就用机枪和炮打，如有机会就出击一下。用此办法也消灭了不少的敌人，打得敌人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张牙舞爪了。

我团三连三排反击 500 高地战斗就是在这个阶段打的。我一个排的兵力用夜晚摸营的办法，消灭了美 24 师一个加强连，成为志愿军成功战例之一。

战前，我团政治处由组织股长吴志坚任组长，青年干事贺昌平和我为组员，组成工作组，从战前动员到战后总结评功，我全都参加了，所以印象很深。

这次战斗的背景和意图是，经侦察获悉，500 高地的敌人在阵地上囤积了大批武器弹药和给养，有进攻我阵地的企图，而我团已接到换防休整的命令。为了消灭敌人有生力量，防止敌人利用我军换防之机发动攻击，团部决定在撤出阵地前反击 500 高地。

三连连、排干部接受任务后，经过看地形、召开支委会、参战人员动员大会后，明确了有利和不利的条件，战斗决心很大，情绪激昂。

1951 年 11 月 7 日，晚 9 时，三排长张守义率全排战士约 40 人，从鹭峰出发，预定在零点打响。我们工作组在营指挥所和营长汪立存、教导员孙兆瑞等一起等候消息。报话机一直开着，不断进行联络。但到零点以后，联络中断了，叫人十分焦急。

11 月 8 日 1 点，隐约听到了冲锋枪声和手榴弹的爆炸声，几分钟后，从东南方向升起 3 发红色信号弹，这是报告他们已占领东峰敌阵地。不到半小时，张排长又发回占领敌中峰阵地的报告。不久，又报告敌主峰阵地也被我攻占。

11 月 8 日下午 5 时，战斗了一昼夜的勇士们回来了，他们以伤、亡各 1 人的极小代价，换来消灭美军一个加强连的胜利，保证

了我们与友军顺利完成换防任务。

在营指挥所里，排长张守义汇报了战斗的经过：原来定的先用炮火袭击5分钟我没要，采用了摸营的战术悄悄地接近敌人。贾洪文、姚中修、覃玉清先遣小组摸到敌人哨位上，敌人才发现我们，但立即被贾洪文打死，覃玉清迅速向左侧猛插，消灭了重机枪阵地上的6名敌人，为突击队开了路。战士们见了防空洞就先用冲锋枪射击，再向里面扔手榴弹，这样从东峰一直打到主峰，美国兵大都在睡梦中就上西天了。美军连长一手提着手枪，一手提着裤子，刚冲到洞口就被打死了。九班长周连余和三个敌人扭打在一起，他拉响了炸药包与敌人同归于尽。这次共消灭敌人170多名，缴获的武器弹药和各种物资太多了，因无法带走，只好全部炸毁。

这次战斗还抓了两名俘虏。一个是土耳其籍军医，在后撤时被敌炮火给打死了；一个是美军士兵，被我手榴弹炸伤了。这个美军士兵抬回后，就交给了我。后来在团部审问后才知道他是美加州人，24岁，原在美军炮团开车，因不好好干，把他弄到前线观察所。他私藏了10余张我志愿军印发的“投降证”，想一有机会就投降。

11月8日晚8时，全团交出阵地后撤。美军俘虏用担架抬着随我同行。他一听到敌机响就害怕，我就叫会几句英语的文化教员徐兴文告诉他不要怕。到了宿营地的上午，俘虏要求把左手拇指剪掉，我叫来医生把他那只连着皮的拇指剪掉，并包扎了别处的伤口。这个俘虏后由民运干事岳荣久用一辆马车送到了志愿军战俘营。

经过三天行军，我们到达平安南道现里郡新坪一里。我又来到三连，参加战评和整理立功材料，给三排和张守义排长报请了特等功，还有几个一等功、二等功，立三等功的人就更多了。朝鲜政府还授予张守义一级国旗勋章，他现已离休，住在河北省军区唐山干休所。

1952年2月29日,我团参谋长向禹传达了上级的指示:美军丧心病狂,开始施放毒菌,发动细菌战,要求全体指战员紧急行动起来,反对细菌战。当时介绍的菌种有鼠疫、斑疹、霍乱、伤寒、副伤寒、破伤风、赤痢等多种。不久在我驻地发现了吐血的老鼠和虱子。祖国派飞机送来了专家和医务人员,还有疫苗,发了注射卡,人人注射。各团、营都成立了防疫委员会,发现疫情立即报告。消除隐患。全师已捕捉了百余只老鼠,每天打死上万只苍蝇。我当时在政治处南山坡的松树干上发现了一只从未见过的特大苍蝇,后送兵团化验,它带有鼠疫菌。经中朝人民采取积极措施,共同作战,细菌战遭到了失败。

从1951年7月,开始了以美军和南朝鲜李伪军为一方,中朝人民军队为一方的停战谈判,但由于美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不死,企图以空中绞杀、海岸进攻的优势,压中朝方面屈服。它不惜动用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半数的海军投入朝鲜战场。中朝两国军队以利用有利地形、构筑坑道、阵地防御、运动反击相结合的作战方法,积小胜为大胜,大量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从谈判开始那天起,就是“谈谈打打,打打谈谈”。我志愿军采取国内部队轮流入朝作战的方法,并得苏联的支援,国力和军力得到加强。祖国人民省吃俭用,开展捐献飞机、大炮运动。我们的空军也开始参战了,敌机横行无阻的低飞、串山沟的局面一去不复返了。事实充分证明,没有强大的军事实力,只谈判是不行的。

夏季反击

1953年5月13日开始了历时两个半月的夏季反击战。5月13日夜,我师先以2团反击李伪军科湖里阵地,奋战一昼夜歼敌4000余名。当时我已调三团任保卫干事,正在一营驻地龙鹤山上

的坑道内。14日下午,敌人以整营、整团的兵力反扑。我军的榴弹炮和喀秋莎火箭炮怒吼起来,向敌军猛烈轰击,显示了我炮兵的威力。我们一边看着、听着,一边为他们叫好。

5月27日21时49分,我军以一个团反击轿岩山敌阵地。在步兵接敌前,我军炮兵从各个炮阵地向高700米、宽5公里的敌人阵地发射出暴风骤雨般的炮弹。瞬间,敌阵地变成了火山。这种炮火急袭是为摧毁敌人工事,切断有线联络,扫除一切障碍,杀伤、威慑敌人,为步兵冲锋开路。炮火急袭后,我步兵很快占领了117、123阵地。敌人组织了一个连的兵力反扑,遭我痛击,结果只爬回去5人,这次共歼敌700余名。

6月12日晚,我军又投入一个团的兵力攻打敌十字架山阵地,歼敌7个建制连,生俘李伪军300余名。在一条坑道内就俘敌百余名。

6月14日晚,我团又组织142名勇士再次反击敌690.1阵地。20点31分30秒开始,仅用10分钟就占领阵地,全歼守敌,并俘敌15名。李伪军16团9连上等兵金别应被俘后说:“我们师长下令全师剃光头,要夺回阵地。我们41人中就有25人是新兵,再剃光头也不行。”

6月15日9时55分,敌4架F86型战斗机(因两翼顶端各有一副油箱,我们都叫它“油挑子”),轰炸栗川洞东北的我高机连阵地,五班战士于光根用22发高射机枪子弹击中其中一架,敌机冒着浓烟坠落到山后。晚20点,我团七连又攻占了119和690.1高地。

反击战第一阶段历时35天,我军歼敌2.3万人,突破敌防线15公里,向南推进了3公里,给李伪军第5、8、3三个师以歼灭性打击。其中我师共作战148次,歼敌7581人,占领敌阵地10处。

停战签字仪式本应在6月19日、25日进行,但美李伪军破坏

协议，私自“释放”我方战俘给台湾国民党当局。我方决定痛击敌人，又开始了夏季反击的第二、三个阶段。

7月13日21点，我军以两个师的各一部，主攻轿岩山敌主阵地。我师先打东峰的118、119阵地，另一师打西峰，先从152高地开刀。时间一到，先行炮火袭击，敌阵地变成了火海。5分钟后，炮击停止的瞬间，步兵开始冲锋，顿时轻重机枪和冲锋枪声、手榴弹爆炸声响成一片。此时，我在一营帮助工作在龙鹤山上，距前沿约5公里，一营是二梯队，前方打响后立即向前运动。这时，敌炮火也向我们打来，打高的从头顶飞过落到山后，打低的落在南山坡或山岭上爆炸，弹片土石乱飞。我的左手小指外侧感到碰了一下，仔细一看破皮流血了。

我们行进到原敌阵地山脚下，是个雷区，前面传来“踩前人的脚印走，小心触雷”的口令。于是，我们就一步踩一个脚印，安全通过了雷区，到达了山头。这时，天下起瓢泼大雨。敌阵地上只有塹壕和沙袋掩体，我们只好穿上雨衣，有的站着，有的蹲着。此时枪声也远些了，大家有点累和困，我靠着一棵树稍微迷糊了一阵。后来传来消息：敌防线已被我突破，阵地被占领，敌人逃跑了。我军奋起直追。天亮后，我志愿军分四路纵队，包括汽车、坦克、大炮等，鱼贯南进，这样壮观的场面从来没有。我们渡过了北汉江，推进到栗川洞南山一线。这次反击确实把敌人布置打乱了，一周之间没有敌机出动，没听到敌人的炮声。

7月21日，双方又形成对峙局面。为消灭敌人有生力量，我军采取以夜间攻占山头阵地，白天以集群炮火打敌人反扑的作战方法，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7月24日中午，我方用重炮痛打敌整营、整连反扑的战斗刚刚结束，13点，我随三营开赴前沿阵地元宝山。敌人被我们打懵了，眼瞅着我们一个营向前运动，却一枪未放，这是想不到的，也是